

堪察加小景

沙汀著

百花洲文库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堪察加小景

沙 汀 著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南昌

百花洲文库(第三辑)

堪察加小景

沙汀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6开本 3¹/₈ 印张 60千字

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6,000

统一书号: 10110·263

定价: 0.30元

目 录

重印题记.....	(1)
老烟的故事.....	(1)
——记 L 君的一段谈话	
艺术干事.....	(19)
巡官.....	(38)
堪察加小景.....	(53)
春朝.....	(72)
两兄弟.....	(94)

重 印 题 记

前几天，我去一家大医院看病，那位女大夫给我诊断后，又看了看我的病历，于是俨然问道：“你是作家协会的，写过些什么作品？”

这使我有点难乎为情。因为我已搁笔多年。现在，由于长期患病，而且早已鳏居，连日常生活也颇难自理，那里还顾得上写小说？

恰好《百花洲文库》编辑同志来联系，要求我同意重印一个解放以前出版过的小说集，根据前几天看病时的经验，这倒正中下怀，因此，我挑选这本《堪察加小景》，同意他们重印。对我自己来说，它可以向一些人证明，我确乎曾经是个作家，好坏写过一点东西，并非“冒牌”，或者“空头”。而且，我就不妨以这点不算愉快的经验，写几句作为重印题记，因为，这也是编者的要求。

不过，看来还得解释几句。这个集子里所收六个短篇小说，都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大后方写的，一

“先同你好客气呀，茶哟，纸烟哟——想软化你！你不承认吧；好，硬的来了：冷不防给你一阵脚头耳光，……”

据老烟说，这是为了使你在拷审时昏头昏脑，好让他们随意摆布你强奸你的原故。

我不知道他们在他身上捡到便宜没有，但出牢不久他却消沉起来，天天躺在法国公园的草地上晒太阳，或者捉弄小罗宋消遣。究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，听说他还没有做过丢人的事，总算相当难得。

“一·二八”后他就回家乡来了。他长住在省城里。他在一处中学校代点课，一面兼做新闻记者。重新见面的时候我几乎不认识他了。虽然依旧矮矮的，黑黑的一对大眼睛，但是神气比在上海分手时还要消沉。

可是，虽然如此，“八·一三”后在成都知识界开展的救亡运动，他却是参加着的。我有一次笑话他道：

“怎么样，你又忘记受洋罪了吗？”

“现在怕甚么哇？”他回答道：“……老子救国……”

于是他又用他大而略带恍惚的眼睛两边一瞥，看附近有没有甚么不可靠的家伙，然后不时拿手掩住嘴角，低声地告诉了我一通当地的情况。

我听他讲，一面忍不住好笑。但这笑，并不是因为他的分析有着错误的地方，他的话都是极中肯，极真实的。我不是笑这个，而是由于我不能不想到：你的胆子原来是生根在这些上面的呀！

毫无问题，他的对于本地的知识确是极丰富的。他不仅知道大体的情况，而且熟悉细节。某个人的背景怎样，他的一切言行的用意何在，他都清楚。仗着这些知识，我才得避免掉好多无益的误会呵！这是我该感谢他的；因为我不在故乡已经很长久了。

比如有一次，我正在茶馆里向几个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发表一点意见，他却再再打岔我道：

“怎么样，你今天这样兴奋吓？”

他向我递眼色，又用腿子靠我。

“这些都是空话！”最后他说：“肚子要紧，回去吃饭了吧。”

当我们两个人单独相对的时候，他才低声告诉我，聚谈时参加者的某人如何如何，要我以后谨慎一点。

“那我就是这样，”我对他的繁琐生气起来：

“我又无党无派，全是根据良心说的。我有甚么怕的呢？”

“事情没有你讲的那样简单，”他冷笑着，摇摇头，“有你讲的那样简单就没事了啊。晓得

么，他们会瞎猜的。他们关心的是报销，会管你这一套？只要裁得上他就裁。”

接着他又用手半掩着嘴，眼睛警戒着，十分神秘地告诉了我一些琐事。

“他们就是这样胡干！”他结束道：“看你想得到吧！”

我倒吸着冷气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“所以我常常劝朋友，”他极当心地假咳了两声，继续道，“大家为了救国，有甚么顾虑的？前线的将士，连性命都舍得呢！不过中国的事，合适一点好些，不要太尖锐了。”

我一直甚么也没有说。

老兄！你想我怎样回答他好呢？我能说他所提出的那些不堪入耳的见闻是捏造的么？凭着我一时的感情指责他的微温主义也不大对，这太不礼貌。

自然我也可以给他打打气：

“你所看见的只见黑暗的一面。”等等，等等

.....

但这也并无好处。讲到大道理，他是比你更在行的。而且说起来，还是非常精明的角色呢。所可商议的是：这个人凡事都离不开自己，便是别人吐巴口痰，他也要想想是否与己有关。所以他那丰富的智力所经营来的结果，总象是被阉过的一样。

他的做人的作风也象被阉过的，不冷，也不

热。连他的外表都引起我这感觉。虽是又矮又黑，却不能说不健康；他甚至可以冒充体育专家。然而他却那么沉静，秀气，一切都按照着礼貌行动。

他热中一切日常生活的细节，也有点女人气。但我并不是说女人该回到家庭里去的，不过，一个男子汉，就那样整天在油盐酱醋里打漩子，看起来也不顺眼。而他甚至连老婆孩子的鞋脚也操心呢。

不用讲，这一面也是紧窄的生活所造成的恶果。所不同的，多数人都难免搀杂着愤怒和不舒气，而他却总是那么服服贴贴，好象是当然的事情一样。他只有一次向我发过一点牢骚。

“你看象你我这批人怎么办！”他苦笑着，手背敲着一张极详细的账单：“变狗呢，又不愿意，……”

至于他的老婆——这样讲下去也许太沉闷吧？好在几句话也就够了。她是初中毕业的，身体异常结实，正如他的爱她一样，她也热爱着自己的丈夫。佩服他有学问，甚么事情都得仰仗他的指示。

但老实说，她是有点蠢的。一次她竟公然对我表示：

“你不要看我们陈先生吧，”她周身都闪灿着夸耀的说：“人满细心呢。才结婚的时候连该怎样走路他都教我……”

这是实在的。有两次我邀他两夫妇逛公园，看

看已经就动身了，老烟总会临时拖延起来。替他的太太提着领子，绷伸下摆，不让有一点不必要的碍眼的皱纹。于是这才从容不迫地按着礼貌出发。

他们已经有着两个孩子。一男一女，小的三岁，大的女儿七岁，叫巧巧，父亲对他们非常当心，教管的很好，已经象大人一样的懂事了。比我都还懂事，……

但是就此带住，回到本题上来吧，我们且来谈一谈他是怎样因为神经过敏弄糟了自己。

今年春天，他居留的地区出了一点岔子，你是清楚的吧？这真是一件不吉利的事呢……

出事的时候他正在那里，他很快地就把自己隐蔽起来了。他是熟悉这一手，而且时时刻刻准备着这一手的。至少去年以来他是如此。因为当我约他同我一道来这里工作的时候，他就透露过这种意思。

“还是老地方好，”他说，摇摇头，“社会关系多些，有甚么乱子的时候溜也好溜一点。……”

但其实，在我们分手的半年以前，他便已经成了“休谈国事”派了。据他的说法，这是因为当地的与夫一般的情况有了变动的原故。然而对于熟人，他还是很大胆的；但在瞎吹一通之后，他总照例唉声叹气，觉得前途渺茫得很。

“你看我们这批人怎么办？”他说，从鼻里苦

笑了一声，“又不是看不清楚问题，但你就动都不能动！”

“那是你太顾虑呀，”我反驳着，“我们又无党无派……”

“事情没有你讲的那样简单，”他摇摇头说。

“人不同了，我老实告诉你吧，不要太尖锐了，合适点好些。你我都是榜上有名的，说不定还有人盯呢。他就要你动都不能动呀！”

既然有着这样一副精神状态，而当时的情形确也有点严重，所以一出岔子，就象受到袭击的蜗牛一样，他立刻隐蔽起来。

但他还是不能放心。因为那阴影还在扩大着和加深着，简直成了形了。加之，他又是“社会关系多些”的人，虽然伏处着，但是他的耳朵，就象果戈里的七品文官的鼻子一样，仍旧在全城逛着，张开在所有的熟人面前。这个人怎样了，那个人怎样了，他都清楚。

这样一直继续到五月间，他认为不能再在原地方住下去了。他显然是被一些自造的和外在的恐怖包围得很苦。他希望到这里来。这是他春天给我来的惟一的信，虽然我早给过他三封，但都被他吃了。

他的不答复，据来信说，是怕暴露目标。他的信上连住址也没有，这自然也是为了怕暴露目标。

他要我为他找职业。但却不必把进行的结果直接告诉他，只需要简简单单通知某某报的某某先生一声，他就立刻理会。这更不用说是怕暴露目标。他使我唉叹了好久，但也终于为他找起工作来了。

我一直忙了两天，然而毫无结果。我们总爱说，目前一个普通自由职业者抵不住一个摆纸烟摊子的，但你去试试吧，希望取得一种起码的生存权利，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。自然，我们是在抗战呀！……

我两天都没有搅出一点成绩来，我失望了。我仿佛可以看见他那副等待回信的焦灼神气。我被一种对不住朋友的感情所袭击，不知道应该怎样进行才好。

然而，一天夜里，当我正在屋子里出神，考虑着一种可靠的门径的时候，他却忽然轻脚轻手走进来了。

象做哑剧似的，我们情绪紧张，我们互相握手。

“就是你一个人住吗？”他问我，声音很低。

我透了口气，然后告诉他我这里是没有甚么的。而且当地的情形似乎也用不着如何担心。

“当然，”他承认着，“这里总该好些。不过，……”

“唉，你怎么不坐呀？”我打断他。“坐下来

谈谈好吧！”

“好好好，……不过象有人跟我呢！”

“你瞎说！”

“不，不！很可疑。你不清楚，同我一道上车的呢。他一路就老跟我谈这样，谈那样，歇店他也跟我一道。……”

“现在还在跟着你吗？”

“不，我在秦家桥就下车了，我撒谎说会人。”
他带点狡猾的笑了。

他这一笑，不但使我感觉前一秒钟我们的紧张情形可羞，便是他也如此。至少，他是平静下来了。

他已经到了两天。工作，也已经有眉目了。他的托我设法，无非是为防万一的一种准备。他这个人就是甚么事都细心的。他对自己的职业相当满意。那官气十足的报馆经理是有某种背景的，而这正是十分难得的掩护。

“钱自然太少，”他叹了口气，“不过我现在是躲雨样，过了这股劲再说。好在老婆孩子都送回去了。”

“不过我要问你，”我插入道，“为甚么会搞你呢？”

“是呀！我们这批人也算顶规矩了！……”

“恐怕你太神经质了吧？”

“不！事情没有你讲的那样简单。他们就不管你那一套呀。有你讲的那样简单又好了啊。”

他说，意味深长地晃着脑袋：而我也只好尽他在“复杂”方面想了。和所有的善疑的人一样，他的自信是极强的。这大约是因为对付每件事都消耗过太多的脑汁的原故吧。

一礼拜后他又来看我，是下午，我正在和一位饶舌家高谈阔论，从目前种种艰苦情形一直到世界大战。在生人面前他是照例不讲话的。他默坐着，似乎在等待我们的完结。最后天已煞黑，大约再也熬不住了，于是他申言要同我单独谈谈。

他的稳重和礼貌当中掺杂一些神秘气味。我猜想，他一定又碰到甚么“复杂”问题了。为了尊重他那谨慎精细的品格，我特别邀请他到天井里去。

我首先问他的生活怎样。他笑了笑答道：

“还好；倒还没有碰着那个家伙。”

“你说的哪个？”

“唉！就是同我同车的那个人呀。但是听说这里空气也不行呢。好在地方大了，我想一时总搞不到这批人身上来吧。还有大脑壳在前头。”

他感觉庆幸似的笑了一声，随着叹息了。

“真的，这个时代就是活出来也要脱层皮呢。”

他摇了摇头，于是室内瞅了几眼，象是侦查那个在里面来回渡着的朋友是否在偷听似的。他放心

J。

“我是特别来找你的，”他说，“你给省里写过信吗？”

“前天才给老崔一封信。”

“提起我的事没有呢？”

“我向他说做甚么？”

“那就好！我就是特别跑来叮咛你这点的。无论向甚么人你都不要提。若是问起，就说不清楚好了。”他的变本加厉的繁琐使我生起气来。

“不要太神经质吧！”我沉着脸说，“这是甚么地方呀？”

“当然，这里究竟不同了。多少他总要顾一点观感。实在不对，我还可以给他公开出来。不过，……”

这一次他给我的印象很坏。在他那矮而黑壮的躯体里面，简直给一个完完全全的，怯懦繁琐的灵魂占据住了。一个人为甚么只能面对着黑暗发抖呢？

我给他的印象恐怕也不大佳，从此我们长久没有见面。但也许这又是我的神经过敏吧，因为事实上，大家工作都忙，谁也不愿无缘无故，爬山越岭地去看一个朋友。而接着，敌人的狂炸又跟过来了。

从五月底到六月，我们不仅没有见过面，就连

信也少写。我说少写，因为实际上，他是来过一次信的，怨着防空洞的拥挤和那种种可怕的气味；但却没有透露丝毫对于轰炸的恐怖，这真是一件奇怪事情！

我们的重新见面是在七月间。六月底他来信说，他已进医院了，要我无论如何去看他一次。

选了一个保险日子，一个阴雨天，我渡过江，到了那个建造在荒山沟里的颇大的医院。病房里有三张床。同房的人都不在，大约乘着好天气进城去了。只有他一人，张了眼睛躺在床上发呆。

他的眼睛比平常更大了，脸面也仿佛白净了一点。他病的是失眠症和胃病。然而他似乎并不在意这些知识分子的恩物，他以为会自然好起来的。

他所苦的是一个和他同房的病人的一些可疑的形迹。

“你让我说完来，”他阻止着我，当我刚要劝他不必自苦的时候，“不然你又会说我神经质的。”

“那不会！”我插入道：“但是，我要劝你冷静一点。”

他十分败兴的叹了口气，沉默下来。

“当然，”象现在才知道他是病人似的，于是我转圈说，“当然，你所说的一些情形是应该注意的。比如，既要照你的像，他该正大光明的照……”

“对了啊！”他兴奋地叫了，“对了啊！”

“并且，”我又道，“他为甚么可以自由进出呢？还藏手枪？不过，你不要管他的！少同他谈些甚么问题。……”

“那我倒不会上他的当！”

“这样就对；赶快养息好出去就没事了。”

“不！情形太坏我就要搬走的。”

恰在这时，那扇特别由我掩好的房门开了。

从老烟的神色，以及他那变大眼睛的示意看，这闯入者显然就是我们谈话中的主角。虽是穿著普通，但很漂亮整齐，带着目空一切的神气，他随便拿眼角扫了我们一眼，就各自照料起自己来。

我们依旧蹲在拘谨沉默里面，一时不知如何把话题接起的好。而忽然老烟这样说了；

“其实现在还是我们这批人好哇。”

他佯笑着，还故意提高声音。

“你下细想吧，”他愉快地继续道，“哪个比得上我们？又不负甚么责任；又不主张甚么，争执甚么，完全在空隙里过日子！……”

他无疑是在放着烟幕，然而，我却替他的神经更担心了。他原早是不会聪明到这种程度的呀！

我的心情阴暗了一两天。第三天早上，日来的淋雨早停歇了，整个山城笼在雾罩当中。不管空袭也罢，轰炸也罢，我只希望能够放晴。老兄！你体验过吗，人有时渴望阳光，是无所顾忌的呢。